



□ 13  
3002  
1





門 3002  
號 3002  
卷 1

葛因是先生述

# 老子輻注

文化丙子開彫



道德經輻注序

兩漢以來至明季治老子者凡六十五家。焦竑所編。纘可取讀之。注家人人異說。彼善於此。固有之矣。未有得其要領者也。注家必就一章求解。必就一句求解。必就一字求義。至全部有通線。全部有呼喚。則茫然不省。古述作者一部之文。必有提領。必有細列。有前文待後文。消釋之。有後文因前文。開明之。左文有輔右文。右文有激左文。左右前後錯綜結構。相待成文。譬諸三十輻之共一轂。讀之

老子輻注





序  
思之其義自著明。述作者何曾待注疏乎。老子曰  
損之又損。吾於古今義疏。一切絕棄。獨取經文五  
千言。爛讀熟誦。遂廢八十一章爲廿六節。節小名  
也不以章名。以節名之者。以五千言爲一章也。經  
文多少。諸本互異。吾取其可讀。經文異同。諸本極  
多。吾從其可讀。其不可讀者。采之。韓非淮南二書  
補正之。尙有不可讀者。則取之臆斷。夫取之臆斷  
者。非私之也。考之上下文脈。改正之也。昔者程朱  
二家。改定大學之文。又以私補一章。後儒聚訟。至

今咎其僭妄。宋儒急於建道學。不得已而有此改  
定。添補。吾今讀老子。非建立門戶也。通其文理。達  
其辭意也。移徙經文。改定字句。極非穩便也。不得  
已也。虞夏禪代。殷周征伐。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  
之。吾不得已於五千言也。道字於文爲首矣。古文  
作衛。又作對。先導之人也。遂轉爲履行之道。鴻濛  
之世。茫茫九州。不知所向。有一人辨四方者。爲之  
先導。衆人從之。先導之跡。可守而行。剪荆棘。斬蓬  
蒿。表列樹。造橋梁。是爲履行之道。本經五千言所



序  
舉道字多爲先導之道。唯夷道若類。大道夷而民  
好徑。此二者爲履行之道。德得也。得一於道。各以  
正己。其字於文爲彳。其行唯道。是從道爲先導。  
德爲後從。道德二者皆以行爲義。故五千言每每  
說車車之行必從道。是老子立言之意也。經猶言  
科條也。六經者六件科條也。詩以道志。書以道事。  
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  
不獨名書爲經。凡設立科條皆稱經。中庸稱爲天  
下國家有九經。祭統稱禮有五經。莊子亦有衛生

之經。何必聖人之言而後謂之經。賢人之言而後  
謂之傳哉。經傳蓋以文體分之矣。讀五千言而後  
道之爲道。德之爲德。皆可得而知之也。斯名之曰  
道德經。質三十始讀五千言。讀諸家注。疑其非是。  
獨取經文讀之七年。壬戌歲作之傳。出生入死章。  
獨欠其傳。藏之篋笥。未敢示人。甲戌歲更加刪正。  
補其闕傳。亦未厭意。一日忽得其解。隨卽改之。此  
解前無古人。創得諸我。我胸虛而無有。得諸經文。  
此章有動之死地之句。句中有動字。動字於文爲



重力重字含車字重字說文從壬東聲沈約收之

車老子經文云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重字與行字為韻重字從車壬聲壬他鼎切沈韻當收之青

聲上車以載重力以動之遂以三十輻共一轂解之

而後乃今聖人文章如日月揭天上而後乃今吾

於五千言無遺憾傳既成更名曰輻注吾傳諄諄

縷縷非為五千言添葛藤也猶三十輻之共一轂

周擁任運轉也猶三十輻之攝一轂不墜之地也

猶三十輻之注一轂而無他適也述而不作信而

好古先師孔子所比其刪詩傳書記禮正樂序易

無所不述其於春秋特稱作其義竊自取之蓋亦

取之文武周公之意歟其跡雖稱作其意亦述也

宋儒朱子於大學改定補添雖若無忌憚其稱竊

取程子之意則亦述之意歟質於五千言顛倒經

文改定字句非取之他人亦竊有取於老子之意

焉

日本文化丙子冬至之日浪華葛質序



序  
四  
日本文山西平冬至以日氣華高實氣  
無乃今聖人文章如日月照天下而後  
文如安字何非頌之出人也  
頌野平之意限亦頌之意頌實於正平有頌  
宋謝米字於大學為安辭亦頌皆無思對其  
頌之文如頌公之意頌其相頌其意亦頌也  
無所不頌其於春頌其頌其頌其頌其頌其



道德經輻注上篇

日本葛質休文述

男無害浩然  
伊藤明文卿  
較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道可道非常道。一句破世之所謂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一句破世之所謂名也。道本無名。故為天地始祖。是為常道。下至天地方纔有天地之名。生出萬物者。此天地孰復易天地之名。哉。是獨為常名。

老子輻注



其他萬物美惡善不善有無難易長短高下音聲  
 前後等諸名悉皆無定不足以爲常名天地之上  
 更有一位之道天地之所法也天地之下有玉衆  
 人之所法也衆人法玉玉法天地天地法道其次  
 第如是妙難見之謂微易見之謂觀妙者徐徐成  
 功所謂君子居易俟命也闇然日章觀微者一切  
 覬覦所謂小人行險徼幸也的然日凶常有欲之  
 人徒觀天地之微而知之非獨於天地爲然於凡  
 天地間萬物無不作此觀天地兩位同出於道而  
 早已一名曰天一名曰地分天地爲兩者俗人之

見也天爲蓋地爲底蓋底相合混爲一盒子是聖  
 人之見也斯謂之玄玄之爲色黑中揚赤不可識  
 別黑之與赤似是二色而一色故稱之曰玄玄之  
 又玄更進一層乃是無名之道乃是玄牝之門爲  
 衆妙出處  
 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  
 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此寫天地天一位地一位是二位之妙不辭不有  
 不恃不居非觀妙者孰能如是作者生之始生者  
 作之効爲者功之始功成者爲之終此六句舊在



行不言之教。句下今移置於此。方緊接衆妙之門。而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二句亦得下接不尚賢章。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此章寫名可名非常名。天下之人孰不知以美爲美。以善爲善者。是匹夫匹婦之所能。不必待賢人而知之。所謂微也。至其所謂善者。即不善。其所謂美者。即惡。則雖賢人無知之者矣。所謂妙也。有無

難易長短高下音聲前後更代變化畢竟無常名無差別所謂玄也。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

此章寫聖人又是一位之妙。不尚賢。不貴貨。非觀妙者孰能如是。不尚賢。不貴貨。是無爲之事。使民不爭。使民不爲盜。是不言之教。尚賢二字承上章善之爲善。貴貨二字承上章美之爲美。不尚賢不



貴貨不見可欲，為得平頭比肩，却將不見可欲一  
 句收束。上兩句使民心不亂者，即使民不爭不為  
 盜也。民心虛則無欲，民志弱則無知。無知則不慕  
 賢，無欲則不貪貨。雖有有知者，心有所知而不敢  
 施於手，亦與無知同而已。民無知無欲而天下治，  
 道盡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  
 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若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  
 之先。

此章寫無名天地之始，儼然以道為一位先導之

人一寫其性格，門地道之為物，譬諸器皿盛水漿，  
 七八分為是，過是則易溢。故云盅而用之，盅虛也。  
 器皿不盛水漿之時，是為盅盛水漿之時，不至太  
 過，是為用道以盅虛為體，以不盈為用。其不盈者，  
 以盅節之也。盅即中字，用節庸字，中庸二字，由此  
 語出。湛兮以下三句，釋淵乎似萬物之宗一句也。  
 天其銳其光，其字其道也。其紛其塵，其字其萬物也。  
 天似若存三字，為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伏一筆。吾不  
 知誰之子者，謂無父母也。象帝之先者，猶言上帝  
 且為之子孫，況萬物乎也。象似也。意中約定之辭。



十四章云無象之象廿一章云其中有象先此透  
一筆不得閑閑讀作斡旋觀字過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  
窮不如守中

此章寫萬物之母莊子云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  
篋行中以文繡及其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  
而爨之而已蓋一旦有用而無復用之物是乃時  
中無過不及之意如夫仁者則不然將取已陳舊  
物吻嘔覆育之是謂之過天地不仁如此聖人亦

不仁如此聖人學天地夫地學道之盅不盈也天  
地之間以下釋上文二語橐籥前輩以為鑄冶風  
袋或是也要之橐籥之為物內面洞虛外面堅牢  
外面堅牢所以持內面洞虛也虛而不屈寫橐籥  
之體常存動而愈出寫橐籥之用無窮天地本如  
是又何措愛物之心其間哉橐籥有風有聲人何  
無言多言者數窮其言亦要存中守中映上章盅  
字易云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芻狗橐籥皆為疊  
韻字古有韻之文好用疊韻字如此

右第二節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此章再寫天地之始。谷神不死。列子載以為黃帝之語。此可見老子述古之證。湯誥云。敢用玄牡。淮南子地形丘陵為牡。谿谷為牝。綿綿若存。與虛而不屈。相映用之不勤。與動而愈出。相映。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此章再寫萬物之母。自生者。自奉養己生也。天弗求。

不墜。地弗求。不拆。以生養萬物為務。而天未嘗墜。

地未嘗拆。聖人法之。上善若水。水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

此章寫常無欲以觀其妙。處眾人所惡。以下寫上善之狀。上善處眾人所惡。猶水之就下而不爭高也。幾於道者。從道機轉也。易云。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莊子云。五者。罔而幾。向方矣。皆言機轉也。上善從道機轉。無適不善。細列如左。居之善者為。



地心之善者為淵與之善者為仁言之善者為信  
 政之善者為治事之善者為能動之善者為時祭  
 統云仁足以與之說命云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淵  
 字與淵乎似萬物之宗作炤耀道既綿綿若存用  
 之不勤天地又不自生故能長久皆殊似失其利  
 便而綿綿長久此等尤難見者唯聖人能觀而法  
 之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  
 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載  
 此章寫常有欲以觀其微持而盈之揣而銳之金

玉滿堂富貴而驕皆觀其微者也而知不如其已  
 不可長保莫之能守自遺其咎者皆觀妙者也載  
 猶容也天之道所容也廿九章云或載或隳七十  
 七章云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載字舊連下章  
 讀楚辭遠遊有載營魄以登霞今之語是漢魏以  
 來所據今毅然截之曰讀老子而得安穩固無所  
 顧乎楚辭矣遂連在天之道下與上句功遂身退  
 退字相叶此上下兩章皆得四字一句筆法整齊  
 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嬰兒乎滌除玄覽  
 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為乎天門開闔能為雌乎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營魄抱一。句專氣致柔。句滌除玄覽。句寫自修事。愛民治國。句天門開闔。句明白四達。句寫治人事。愛民治國。句承營魄抱一。句。天門開闔。句承專氣致柔。句。明白四達。句承滌除玄覽。句。營營窟也。魄體魄也。一者魂也。禮記云。魂氣歸天。體魄下降。魂魄二字自晰然矣。淮南子云。精神者天之有也。骨骸者地之有也。此直以魂為精神。以魄為骨骸。莊子亦云。不離於精。謂之神人。又云。水靜猶明。而况

精神聖人之心靜乎。禮記亦已云。骨肉斃于下。陰為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君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要之。莊淮南所云精神者。即禮記所云魂者。皆老子所云一者也。人以體魄為營窟。周擁合抱。而神不離舍。五十五章云。善抱者不脫。專團聚也。易云。夫坤其靜也專。其動也闢。淮南子精神夫血氣專於五藏。而不外越。則胃腹充。而皆欲省矣。五十三章云。骨弱筋柔。嬰兒莊子庚乘作兒子。嬰兒。兒子。雖無異義。嬰兒。婦人胸前之嬰。觀上句抱字。可見玄覽。玄鑑也。淮南子云。執玄鑑於



心照物明白無疵不辨他人是非也莊子人間云達之入於無疵天門耳目鼻口也耳之於聲目之於色鼻之於臭口之於味其心以為不然者闔而不納以為然者開而納之世間纔有然不然之事口將從辨之而一切付之不言此謂之為雌凡門之開闔雄雞報晨夕能為雌者不言之教也莊子運云其心以為不然者天門不開矣愛民治國如抱一無離開闔不言如嬰兒明白四達如玄鑑皆推自修之德而施及天下也生以為生畜以為畜非所謂玄也而逐件不以為然豈非玄德乎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此章用四無字為前章無離無疵無為無知四件取的證轂中有無處以為利轉盆盎有無處以受飲食室壁有無處是為戶牖是可以引明可以出入有之者有轂有器有室也無之者轂中之無器中之無室中之戶牖也莊子云虛室生白淮南子說山訓受光於牖照北壁受光於戶照室中無遺物又云物莫不因其所有而用其所無以為不信視



籟與竿三十輻共一轂亦為前章抱一二字寫一  
 樣子埏埴以為器為愛民治國寫一樣子蓋國為  
 盛民之器也鑿戶牖為室為天門開闔明白四達  
 寫一樣子論語云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  
 眾星共之北辰是一轂眾星是三十輻其次接之  
 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三百之詩是三十輻一言  
 之思無邪是一轂我先師孔子亦嘗祖述此文法  
 五色令人目盲五聲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  
 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為  
 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

此章寫常有欲以觀微目也耳也口也三者為人  
 身戶牖而心為之主翁五色五聲五味三句收束  
 在馳騁田獵一句上羽旄之美非五色邪車馬之  
 音非五聲邪鹿兔之獲非五味邪孟子說齊宣王  
 並提鼓樂田獵其鼓樂曰鐘鼓之聲管籥之音其  
 田獵曰車馬之音羽旄之美莊子天道篇鐘鼓之音  
 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古者以樂與田獵通為一塗  
 可知也難得之貨一句補觀人心發狂一句生出  
 下章寵一字天下國家四字目前無五色為虛耳  
 邊無五聲為虛口中無五味為虛心中無欲為虛



虛無則明白四達矣。孟子曰：物接物引之，亦塗塞  
天門也。為腹不為目者，乃第三章虛其心，實其腹  
者。三官中目為貴，為心使最多，故單提目，亦與腹  
字叶韻。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若驚。寵為下，得之  
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  
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  
以身為天下焉，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焉，可託天  
下。

此章又寫常有欲以觀微之狀，極醜極劣。寵辱若

驚，貴大患若身，其流遁於五色，五味，五聲，馳騁田  
獵，難得之貨，何等七顛八倒。驚字从馬，馬易驚之  
獸，受策輒驚，見不慣見物輒驚，故凡人有非常物  
忽來觸心為之動，謂之驚。宦途寵辱固其常事，不  
足為異，故曰若驚。楚語云：聞一善若驚，得一士若  
賞，得之為寵，失之為辱。驚於辱者，猶可恕也。至一  
日除書下，渾身流汗，手舞足蹈，則其為可愧。果何  
如哉！此之辱之驚，更為下等。此等捨白一句，使人  
背汗，恍疑面接博，大真人之咳唾。三十一章云：恬  
淡為上。莊子云：兵莫慘於陰陽，莫邪為下。得之若



驚四字緊接寵為下三字是寵是主失之若驚四字是辱是賓何謂貴大患若身夫有天下國家者在<sub>レ</sub>我為一大患今我能任<sub>レ</sub>此一大患者何物哉非四支百骸之身邪苟無四支百骸之身則我將何力以任<sub>レ</sub>天下國家哉故能有天下國家者必不貴愛天下國家而貴愛其身者也此謂之知輕重之權大王亶父其人也淮南子訓道應大王亶父可謂重生矣今受先人之爵祿則必重失之所自來者久矣而輕失之豈不惑哉故老子曰貴以身為天下焉可以托天下訓詮言不以天下傷其國而不以

國害其身者可以託天下論語云可以託六尺孤可以寄百里命中庸云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

右第三節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開卷首章寫兩者同出異名此章重寫三者不可致詰釋無名之為道夷者目之所不及希者耳之



所不及微者手之所不及三者雖不及其形其聲  
 尚可以意致者也此章言天下至小至精至微者  
 以反觀前章大患二字也就自言之為夷就耳言  
 之為希就手言之為微其名雖異既非可見可聞  
 可搏之物不得置論詰其間要之混合為一物莊  
 子所云北溟有鯢者是也晉語云平公射鸚搏之  
 得之可見搏之不得四字以物視道讀至此章乃  
 知三十輻共一轂不泛泛取譬正是為三名混一  
 設一引子矣天上易見地下難見其為物在明處  
 不皦皦在暗處不昧昧其直如繩墨言之者直之

長也不可名三字寫道之無名已有此物而復歸  
 無物有生於無復入於無其有是道之動體其無  
 是道之靜體在下在近謂之狀在上在遠謂之象  
 惚恍恍惚恍惚皆同忽有曰恍忽無曰惚論語云  
 視之在前忽焉在後以為無而非也以為有而非  
 也其為物寫之只得惚恍二字不見其首不見其  
 後隱然以物視之古之道者所傳聞也今之有者  
 現今人民也執古之道為轡御今之有為馬而無  
 不可御之馬古之道已過去頂不見其後一句今  
 之有方且來頂不見其首一句今之先為古古之



先為始。思道者以萬物之始為主，欲觀萬物之始者，先學古道。古與始之別，亦不可不知也。始者，古聖人之師。古者，古聖人之跡。紀絲別也。猶言分格也。始是一格，古亦是一格。十五章寫古，十六章寫始。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唯不可識，夫強為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隣，儼兮其若容，渙兮其若水，之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濁以止，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保此道者，不盈。夫唯不盈，故敝而不新，成而不敗。

此章寫古，妙上添出微字，妙字義始明。玄下添出通字，玄字義方明。微妙難見，玄通無別。微妙玄通四字，下句用一深字承之，既不可識，其將如之何。蓋老子著五千言之日，醮筆飽墨，欲寫出道德二字，至此際，欲閣筆收視，忽想到一強字，急再磨墨，再醮筆，俄頃寫此六句，而古之善為士者之德容，若在其上，若在其左右，自非聖人孰能寫到此哉。冬涉川，危行也。畏四隣，危居也。若容威儀悉備也。若冰釋，解脫不羈也。若樸無彫飾也。若谷虛也。若濁無是非分別也。孰能者，於今人中求其人，其人



難得也濁字再點若濁濁字讀者皆見之不知安  
字久字皆寫靜字矣不盈二字寫谷字敝舊敝也  
舊敝必當改制唯保此道者未嘗聞改制全是寫  
一常字為下章一引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  
復歸其根歸根曰靜是謂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  
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  
道道乃久沒身不死

此章寫始致虛極守靜篤保此道者之德容蓋老  
子自稱也天地萬物發作世人皆注目其發作處

所謂觀其微者也春時草木發作世人皆注目其  
花葉而吾則獨不然於草木注見其秋時歸根於  
萬物亦觀其入玄牝之門歸天地之根此吾所以  
致虛守靜也乃所謂觀妙之類也詩云芸其黃矣  
蓋草之秋死春生者也淮南子芸草可以死復生  
疊言之者非一物也萬物受命發作亦猶使者銜  
命之他國也使事竟而歸來復命萬物生死亦復  
如此生其銜命之時死其復命之時使者以復命  
歸國為常萬物以歸根復命為常世人不知常道  
唯明眼者知之不知常妄作凶陪寫一句反襯知



常者是。苟文生一股。知常容。再就知常上寫。是正經文字。容从宀。从谷。宀深屋也。屋谷皆所以盛受也。覆萬物如屋。受萬物如谷。是容字正義。而後為公。而後為王。而後為天。而後為道。乃久二字寫道之常存。沒身不死。一句補久字。與妄作凶三字作對。參差中有齊整之法如此。

右第四節

大上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故信不足焉。有不信焉。猶分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此章為帝王立品格也。太上知有之者。道與天也。

親之譽之者。王與公也。畏之侮之者。妄作凶者也。太上為太上。其次為上。又其次為中。又其次為下。太猶老也。三公太師太傅太保。三孤少師少傅少保。太王太亶父。亦以王季歷為少王也。左傳富辰曰。太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呂子云。太上喜怒必循理。其次不循理。必數更。帝王之治天下國家也。其信不足。則下民有不信者矣。公王欲以信強服。不信者。故皆不免貴言。堯舜以下。何其多言也。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斯謂之太上已。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



家昏亂有忠信。

上古之治如前章所云今奈其如此何。大道貼太  
上知有之仁義貼親之譽之仁義孝慈忠信皆美  
名有廢字不和字昏亂字等不祥文字作一跌唯  
第二句一句語法雖同意自異智慧為之美名大偽  
為惡名蓋大偽之起智慧為之先導也。六韜云天  
下治仁聖藏天下亂仁聖昌。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  
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余有所屬見。素抱  
樸少私寡欲。

老子有觀復之學故欲挽回未俗復之上古此是  
老子一生老大學問讀者誰識其故聖智以仁義  
為道以巧利為事絕仁棄義民復孝慈二句可見  
孝慈為先仁義為後論語云孝弟其為仁之本歟  
孟子云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  
又云仁義根於心未嘗云仁義直是心也其曰惻  
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者亦謂內有此種子  
非由外鑠我也若據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  
也之一語必曰人人之心即仁義也則齊宣之不  
殺牛已可許其為仁梁惠之移粟亦可許其為仁



孟子又何曰不仁哉梁惠王也哉後儒誤讀古聖賢之書誤解仁義二字以為心中固自有仁義試令其讀老子必曰非經異端矣復孝慈之復提照復命復根之復字仁義為可絕棄之物仁義之非本心昭昭焉聖智仁義巧利六者交互成文皆係後來文飾故不足應物也今絕棄此六者將何所從老子別有秘訣曰見素抱樸少私寡欲素字樸字映文字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衆人熙熙如享

太宰如春登臺我獨泊兮其未央如嬰兒之未央儼儼兮若無所歸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忽兮其若海漂兮若無所止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且鄙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學學聖智之跡絕學二字接前章絕聖絕智絕仁義絕巧利無憂二字其效驗莊子云蚊蚋齧膚終夜不寐仁義惛然使人憂唯應聲論語曾子曰唯阿難詰聲韓非子外儲說關市阿難誰何也唯之與阿猶言是之與非也是非善惡混同無辨無復事



學四句補無憂二字曰荒兮其未央哉曰儼儼兮若無所歸曰忽兮其若無所止此等身分皆是尋常世人之所畏而衆人不止不畏以為享太牢以為春登臺以為有餘以為有以嗟呼衆人果何心哉衆人如享太牢如春登臺其荒淫未及半而我則未有朕兆如小兒之未孩衆人皆自以為有餘自我觀之儼儼乎若喪家狗耳而我則遺安身體泔泔兮三字可疑泔字似與若昏叶韻據上文考之兮字下必有三四字觀之或有所闕焉衆人與我之異狀

我獨二字收局食母仰母乳哺也與享太牢相映射春登臺與十五章冬涉川相映作章法彼寫古人之德容此寫今人之失德觀染自己德容

右第五節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二句雖冒在此章首上一句接前章末節德容數句下一句起此章道之為物



數句為上下關捩。道之為物一句，隱然以生物視之。恍惚倏忽也。忽有為恍惚無為，忽視之不以目聽之，不以耳靜心想觀。若有若無，有無恍惚之間，隱然有儀可象，隱然有物可則，窈冥之中有精神，確然非死物也。精氣真誠，確然非偽造也。古今不改，可信之至也。道之為物，非有身軀，可寫其狀，近似鬼神，所謂谷神不死也。故用恍惚二字寫之。禮記祭義云：以恍惚以與神明交。又云：君子致其濟濟，漆漆，夫何恍惚之有。蓋君子之祭，散齋七日，致齋三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入室而歎，息容聲，若在

其左右。此君子祭祖先之義也。思道者亦猶是也。靜坐虛己以思之，道之形狀見於恍惚有無之間，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老子所以建五千言也。自古及今，其名不去者，字之曰道，強為名曰大之名，猶祭鬼神之謚也。衆甫即孔德，謂歷代衆多聖人也。出入其門曰閱，歷代聖賢孰復不出入此門者，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以此道矣。首章不云乎，衆妙之門。六十四卦聖人之書，又以此道為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



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  
 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  
 曲則全以下六句古聖人之語是以以下老子為  
 此六句演釋也抽曲則全一句結之與十二章不  
 為目同法聖人處曲處枉處窪處敝處少毫無自  
 滿自任之色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孰復傷損其人  
 誠全而歸之希言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  
 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從事於  
 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  
 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

亦樂得之信不足有不信

亦樂得之信不足有不信  
 誠欲全而歸之須希言自然世間痴人徇名徇利  
 莫不中道夭伐聖人獨全形軀終天年非全而歸  
 之乎希言寡言也低聲也聖人在世無以多言高  
 聲為唯扶助萬物天性而導達其自然而已在天  
 地為飄風驟雨在人為多言高聲故聖人無以多  
 言高聲為矣聖人以道為君為師唯道是從是事  
 其所以處世之術見有道者則與之同言道見有  
 德者則與之同言德見失德者則與之同言失德  
 之事不為甚高論莫所適不同莫所適不樂其有



道者將曰此人可與言道也其有德者將曰此人可與言德也其失德者將曰此人可與言利也委曲曲隨世上下隨人低昂其狀雖曰屈曲矣能全性命終天年者必此人也能濟天下安萬民者必此人也多言高聲尚口則數窮不能無不信是謂信不足誠全而歸之句舊在上章末今改入此章

跛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跛足而立其人必仆跨足而行其人必躓背負仁義手提禮樂其名非不美也其志非不强也由有道者觀之其人食無用之食行無用之行究竟為附贅懸疣之類自以為美而物將以為惡矣餘食猶言分外之食也反映廿章食母二字此數者皆寫常有欲以觀微者

右第六節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地始。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



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讀至此章，直提起寫道字者，凡四章。第四章寫道之用，寫道之門閥，第十四章寫道之往來，第廿一章寫道之長生，此章寫道之命名。命字者，他人可命之名，則父命之，其物無父，故強名之，方知其名道。其字，韓非子作強名曰道，未若本經有分寸道字。古作耐，即導，分道導為二字，後人之為也。天地且以此物為先導，何況萬物乎？大字从一，从入，古天子自稱予一人，非大邪？大字多含義，試問

其所以為大，曰其逝不舍晝夜矣。其逝至遠矣，其遠不窮必反矣。反故遠矣，遠故逝不舍晝夜矣。此其所以為大也。未有天地，未有道之時，其將何以畫之域乎？聖人以意畫域也。域者何也？自然二字也。自然二字，回抱前章希言自然一句，獨立不改。周行不殆，反接前章跛者不立，跨者不行二句。道之大，天之大地之大人，皆知其為大。至王之則人不省之，故加亦字，清出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猶言何料王居其一也。再觀亦字也。天地始舊作天下母，今據首章改之。始字與殆字相對。







光也。莊子所云葆光者，善人所以為善者，有不善人相形也。善人而愛不善人，則其善益見矣。是善人常為不善人之師，而不善人常為善人之資。資，貨物也。莊子云：宋人資章甫，善人而惡不善人，是棄其貨物也。是辭其為師也。惡不善者能辨善與不善，固為知者之事故。云雖知棄其貨物，辭其為師，故云大迷。雖知大迷，一句猶言雖小知為大迷也。人皆以為為知其為迷，在難見之間，故是謂要妙。要，要領之要，與襲褐之襲相映成的對。人苟不失其要妙，則善人常為師，而不善人皆為其資矣。前

儒或云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兩語獨得諸河上公注本。古本無之。淮南子道應訓固已載此語云：老子曰：人無棄人，物無棄物，是謂襲明。惡得以河上公有之廢。淮南子所載哉。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雞。為天下雞，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不割。  
 雌雞不唱晨，老子貴不言之教，意在不辨善不善。



雞字从隹从奚奚女隸也為天下雞猶言為天下  
 不言之奴隸也十章已云能嬰兒乎又云天門開  
 闔能為雌乎式者古測天之器商頌云帝命式于  
 九圍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小球大球即可以  
 式于九圍者書所謂天球者亦是也史記龜策傳  
 博士衛平援式而起仰天而視月之光觀斗所指  
 定日處鄉式之為器蓋以黑白分之界立之極其  
 白處有辨其黑處無辨聖人以無辨為天下式故  
 其式不忒五十八章云孰知其極其無正邪聖人  
 以嬰兒為體以無極為應以樸為真樸之為物渾

然無用及其有用也刀鋸加焉斧鑿施焉全德已  
 分散唐虞之時有臣二十二人各有才各有用非  
 器乎而堯舜為之君非官長乎聖人不尚制斷其  
 制斷出於不得已亦取其有用而止故不事割裂  
 彫鏤雞字舊作谿今改之  
 將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為  
 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隨或响或吹或  
 強或羸或載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凡經中稱天下者謂萬物也天下非可為之物也  
 而聖人有時乎為之者出於不得已決非聖人得



意之事。孟子先寫湯武放伐，次寫自家好辨，曰吾豈好辨哉，不得已也。隱然以辨駁抵當征伐。孟子常稱曰所願學孔子，而其得力於老子如此。固非如後世儒者以異端排之者。可見天下本為神器，非人之可弄也。為字敗字，執字失字，皆就器字言之。行先行隨，落後也。响温吹寒也。凡物先行者反落後，响育者反寒冷，強剛者反羸弱，載之車上者反墮在車下。物理如是，所謂玄者也。聖人所以去甚奢泰者，恐其行之致隨，响之致吹，強之致羸，載之致墮。聖人非不行响強載，而不欲失之太過，所

謂道盅而用之者也。神器二字接前章散則為器，與後章不祥器相映。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以道佐人主者，一句老子儼然以王佐才自處。伊尹周公其老子所期歟。不以兵強天下者，非謂不用兵也。雖或一用兵，不欲失之太過也。其事好還，猶言兵事必有惡報也。越語云得時弗成，有還形。



天節不遠五年復反荆棘生必凶年是其還也善者善用兵者也果果決也書云商王受惡貫盈此果之時也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二句為綱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三句為目果而不得已者其果出於不得已也果而勿強直提強字結之此二句亦雖與上三句並寫為目較有差別凡物壯者必老是以不足為天下導師其物消亡不旋踵

夫唯兵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

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久夫樂殺人者則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眾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兵者不祥之器以下或以為疏文混入非知文法者也孟子云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又云吾豈好辨哉不得已也皆祖述老子此章此章為老子正文昭晰矣或以將軍之號周時未有疑之不省禮記有衛將軍文子也既云天下神器又云兵者不祥之器祥不祥皆神之所降既以兵為不祥之器將



何以爲祥之器老子隱然以仁義禮樂爲祥器可見也禮記經解云義與信和與仁霸王之器也左傳桓八年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春秋之際中國軍行尚右可證也言喪禮處之一句釋上文是提語殺入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二句是補語尚左尚右先爲下章大道況兮可左右透一筆唯舊作佳蓋佳之誤古鼎文儘有書唯作佳者今改之

第七節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公王若能守萬物將

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已有。夫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猶川谷之於江海。

此章寫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天地相合寫未制以前天爲蓋地爲底混然成一盒子乃是樸字也若以在上者爲天以在下者爲地天地判然二氣不通焉得甘露降而民自均哉人立在天地之間認在上者爲天認在下者爲地早已有天地之名若逐名生辨將益騁無窮莊子云自無適有尚至三况自有適有乎雖巧歷亦將不能數故



要知止處。夫谷之出水，川之流水，亦至江海而止。道之行，亦要如川谷之止於江海，不止則蕩滯無所歸。故君子用兵，亦要一用輒止。知人者有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強行者有志，知足者富，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亾者壽。此章共八句，上六句逐次寫一行一止，寫止承前章知止二字，寫行是反襯。知人者有智句，寫行自勝者強句，知者明句，寫止勝人者有力句，寫行自勝者強句，寫止強行者有志句，寫行知足者富句，寫止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亾者壽二句，接知足者富一句。

仍寫知止不失其所者久，就生涯言之，死而不亾者壽，併死後言之，中庸亦以子孫保之為必得其壽，言國家長久，子孫祭祀不輟也。知人者有智句，舊無有字，今補之。強行者有志，知足者富二句，上下失位，今正之。富字與久字壽字叶，文理宜如此。

右第八節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愛養萬物，而不為主。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不知主。可名於大。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大道之為物，汜汜如水，或可左，或可右，萬物恃之  
 以生而不辭。如夫，可左而不可右，可右而不可左，  
 不足以生萬物。此二句寫萬物之生，功成不名。四  
 字句以下二語，襯寫功成不名一句，有愛養萬物  
 而不為主，寫萬物之養，萬物歸焉而不知主，寫萬  
 物之死，常無欲，可名於小，所名為小者，常無欲也。  
 可名為大，未見所名為大。此句上恐有脫漏。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樂與餌，過客止。道  
 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  
 不可既。

執大象，天下往者，誰哉？聖人也。十四章云：執古之  
 道以御今之有。又云：無象之象。廿一章云：惚兮恍  
 兮，其中有象。孟子云：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  
 之類也。樂與餌，過客止。及襯一句，古有以食與樂  
 並言者。禮記仲尼燕居云：味失其時，樂失其節。道之出  
 口，淡乎其無味。貼餌字，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貼樂字，  
 樂之可見者，其舞樂之可聞者，其音用之，不可既。  
 一句為道寫效用。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  
 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勝剛，弱



勝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示人。  
 此章寫用兵玄機。愚人不可察。唯聖人見其微。故稱  
 微明。呂覽云。詩曰。將欲毀之。必重累之。將欲踣之。  
 必高舉之。此係逸詩。老子蓋有所祖述焉。張之強  
 之。興之與之。以身處柔弱為本。柔弱二字。治國用  
 兵之秘訣。國以藏利器為善。淵以藏魚為善。魚脫  
 於淵。則為人食。利器一露。則為人。有。自廿八章寫  
 器字。以來。凡寫三器字。曰天下神器。曰兵不祥器。  
 曰國之利器。

右第九節 卦香齋 卷八 第十四章 云 勝古



